

第58届金马奖 风物 深度 电影

## 《该死的阿修罗》导演楼一安：他这样讲述一个随机杀人的故事

萦绕在心头的梦境是“撞向国贸大厦”，几篇深度报导帮他找回了创作初衷。



楼一安导演。摄：陈焯辉/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翁煌德 发自台北 | 2021-1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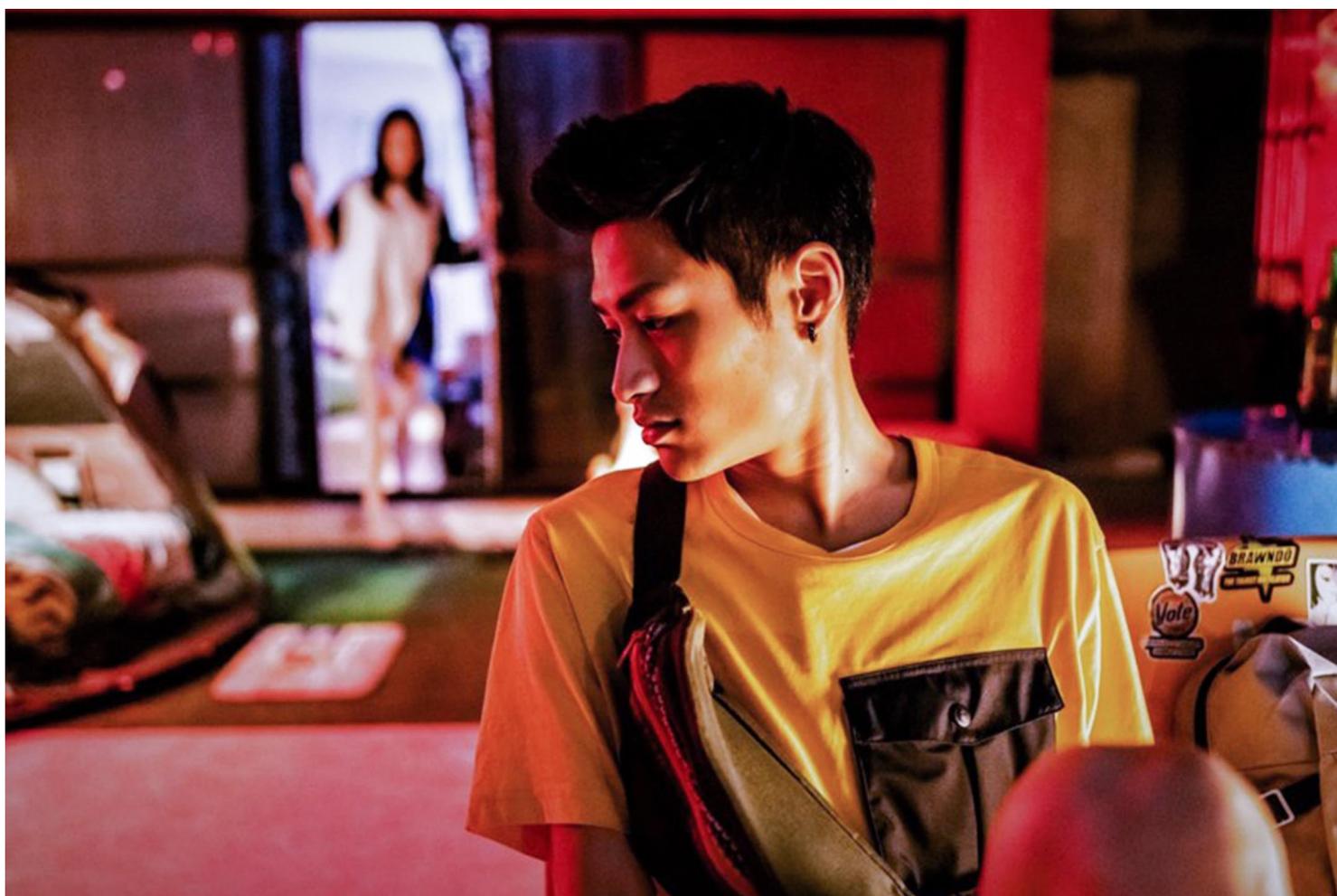
该死的阿修罗 楼一安 随机伤人 公民社会 金马 台湾电影 金马奖 社会

【作者按】《该死的阿修罗》在今年金马奖一举提名最佳女配角、新演员与原著剧本。这是楼一安导演的第四部剧

情长片，继《一席之地》（2009）之后再次挑战多线叙事手法，邀来熟悉的老班底莫子仪、黄姵嘉主演，亦集结新锐演员黄圣球、潘纲大、王渝萱同台飙戏，整体呈现惊艳，令人叫绝。

剧中，出身名门的詹文（黄圣球 饰）的父亲逼他赴美留学，唯有好友阿兴（潘纲大 饰）能听他倾诉郁闷。当他自觉走投无路，带着一把改造枪走进夜市时——与母亲栖居弱势房舍的琳琳（王渝萱 饰）、身兼游戏直播主与公务员的小盛（赖澯哲 饰）、广告公司业务员Vita（黄姵嘉 饰）、竭力撰写社会观察报导的记者霉菌（莫子仪 饰）与之产生了命运的交响。

台湾观众可在作品之中产生浓烈的既视感，作品以不同视点可待不同阶层的处境，角色们似乎无论怎么选，都会朝向一场无可挽回的杀人惨剧。究竟该以绝望抑或希望定调，楼一安与多年以来的编剧搭档陈芯宜也有过多次激辩。本次访谈将邀请导演楼一安话说从头，从一起创作缘起开始述说。而这一切的源头，竟然是来自于他的一场梦。



《该死的阿修罗》剧照。图：网上图片

“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我一直不断地重复同个梦境。我开着飞机……松山机场往东飞，方向盘好像不断地往右偏，我拉不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101，国贸大楼那时满高的。我主观的视角……越来越接近它，我也没

办法……我突然觉得说，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我这辈子也好像一事无成，做一点什么事情好像可以……我就不挣扎了，就『磅！』，撞上去了。”楼一安若有所思地道出这段曾经萦绕他多年的梦。

当时的楼一安显然也未能完全理解这个梦的讯息。一直到2012年曾文钦随机杀人事件（又称汤姆熊割喉案）与2014年又郑捷犯下的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之后，他发现自己与喊打喊杀的一般市民，似乎想法有一些分歧。不过彼时他尚在专注准备一部辅导金作品，是一部关于恐怖分子入侵直播的类型题材。

但在撰写这个充满悬疑场面的作品的同时，楼一安也陷入了自我质疑。他承认自己似乎不太适合经营悬疑类型。我问他：“您的《失控谎言》（2015）不就是悬疑类型？”楼一安苦笑说：“所以呀！”

背景设定在现代、改编1967年七彩艺苑命案《失控谎言》，有悬疑元素，也有爱情纠葛，更集结许玮甯、王柏杰、陈庭妮等卡司主演，是楼一安首部完全迎向市场的商业长片。不过作品最后票房惨澹，全国票房未能突破千万。这对楼一安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挫败。

“一开始我想要做一个可以让老板赚钱的一部电影，但后来发现我没有让他们赚到钱。同时为了要让类型的节奏可以更好，所以我也牺牲掉我原本想要弄得更深的故事，我想我不需要重蹈覆辙一次。”楼一安感慨道。

偶然他在网上看到了几篇资深记者胡慕情撰写的报导，反而让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创作初衷。那几篇报导包括谈论曾文钦的〈血是怎么冷却的：一个随机杀人犯的世界〉以及谈论郑捷随机杀人案的〈宽宥的岔路：北捷案里的道歉、平抚与司法历程〉与〈无愈之伤：北捷杀人案的对话边界〉。楼一安透过胡慕情的文字，终于意会到自己终究要处理的不是扁平的类型片，而是回归“人物”的创作，他想要试着去让观众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这些所谓的“魔”。

他于是开始发展一个关于随机杀人案的故事，也将辅导金的悬疑类型元素通通拔除，只保留直播事件的部分，《该死的阿修罗》的前身于焉成形。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紧抓住一个原则，那就是尽所能“还原”像是郑捷这样的人的人性层面、或者说是“原始的样貌”。为了不只让角色变成自己单方面的观察，楼一安拜访了郑捷当年的辩护律师黄致豪，亲自请教他关于郑捷的一切。

关于黄致豪到底怎么跟他描述郑捷这个人以及他的动机，楼一安不愿多说。但他透露，除了《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的编剧吕蔚媛之外，另一个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就是黄致豪。当时黄致豪看了他第五或第六版的剧本，指他把事情说得太白、太说教，只是一直深陷在于去讨论他去犯罪的原因，反而落入了一个框架。这些回馈点醒了他。



《该死的阿修罗》剧照。图：网上图片

然而，或许真正驱使楼一安完成这部作品的，应该还是梦里的那架飞机。

郑捷的极恶形象之所以形成，不只是罪无可赦的连续杀人犯行，而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犯行进行过一个确切解释，甚至从来没有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歉意。受害者潘碧珠的丈夫邱木森在接受胡慕情受访时也说：“只要郑捷愿意忏悔、道歉，再大仇恨都可以放下。可是一直到他伏法，我都不觉得他有道歉。”

“我隐约可以理解他。”楼一安说：“他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那个部分。”

楼一安提到了在梦里的那架飞机。在自己还没有以编剧、导演身分在业界站稳脚步之下，他发现在潜意识里，似乎有着“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才证明我自己”的感觉。当他看到郑捷的相关报导时，他不禁觉得，或许在另一个时空，那个怒犯杀戒的人可能是他。楼一安也指出，其实郑捷当时不愿就读环境工程系，一心想想要转学就读中文系，却未能考取。

“他（郑捷）想要反叛，他想要做自己。我看他的那些文章，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文采，虽然内容是有一点点小中二，但是他是很有文采的。他一直没有被看到，也没有人会认可他”楼一安不免揣想道：“我在想如果他当时有上的话，或者之后小灯泡事件，他会不会也在电视机前面痛骂那个人『很冷血，死一死好了？这

种人最好要死刑啦！』”

在波兰名导奇士劳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机遇之歌 Blind Chance》（1987）之中，导演以一名赶火车的男人为主角，构筑了三种不同版本的结局，其本意是在表示在铁幕之下的苍生，无论怎么选，似乎都是殊途同归。在《该死的阿修罗》之中，编导一样提供了三个版本，也一样对目前的台湾社会提出警示与讽喻。

剧中，身处单亲家庭的琳琳成天与狐朋狗友鬼混，因为涉嫌贩毒被捕。楼一安说，其实琳琳这个角色一部分也是来自于自己。他说虽然自己家境不差，读贵族学校长大，后来却荒废了学业，在夜补校期间还经常与朋友流连撞球间，也有好些朋友甚至干起贩毒生意。就是这样一个“一念之间”，他决定好好读书拚个大学，结果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广告组。如果当时没有这个觉悟，楼一安说自己说不定是个经常得出入监牢的人。

也是这个夜补校的经历，澈底改变了楼一安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他发现自己原来过去一直活在云端，从来没有看过地上的人的生活。进入辅仁大学后，他发现自己对广告实在嗤之以鼻。为了表现自己对广告的负面看法，楼一安还在剧中设计了广告业务Vita的角色，描写她如何深陷在一个“大数据”至上的、没有人情的工作环境。与电影在做的事情相反，楼一安认为广告是靠“把人的面孔模糊化”来达到效果，等于是把人当作数字看。

但反而也是在广告系就读期间，他反而得以利用课余接触了文学批评与电影，并在同学陈芯宜的影响之下入行，两人也就此成为最亲密的伙伴。当年陈芯宜执导《流浪神狗人》（2008）时，正是与楼一安合作编剧，隔年换楼一安执导《一席之地》，也与陈芯宜联合编剧。这个合作模式就这样一持续到了现在，陈芯宜执导的影集《四楼的天堂》（2021）找楼一安联合编剧，而陈芯宜也跨刀为《该死的阿修罗》编剧。





《该死的阿修罗》剧照。图：网上图片

楼一安说自己擅长结构，而陈芯宜更懂得写情感。他原本更坚持要让作品比照“薛西弗斯神话”，让人物不断尝尽苦头、重回原点。却是陈芯宜注入了这部作品更多希望的元素，残酷固然存在，但也有了一些收敛。不过他也笑说，其实现在是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但一开始却好几次被她批得快要翻脸。事实上，最早批斗他的类型叙事的就是陈芯宜。楼一安承认：“我的节奏就是慢，不管是写剧本或者营造剧情的方式，就比较不是商业类型电影的那种方式。”

而之所以对多线叙事的叙事结构如此着迷，楼一安则说是受到阿利安卓·岗札雷·伊纳利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的《灵魂的重量 21 Grams》（2003）影响。他将之比喻为一个万花筒，楼一安指出：“每一个色彩、每一个点都是一个颜色，但是你把它拼装起来，他会变成一个图像，变成一个特殊的图像。这样子一个概念将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横切面，透过不一样的人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诠释。”

只是他与陈芯宜都希望避免透过这部作品去将罪归咎在任何人或事情身上。在剧中，詹文与阿兴都沉浸在动漫的世界，也自己创作，但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与际遇之下，他们的选择都大有不同。透过胡慕情、黄致豪等人分享的角度，楼一安反而更觉得自己不能轻易地去给出一个原因，他不希望让观众看完之后廉价地做出判断，因为他很清楚会一个郑捷绝不是单凭几个原因就能造成。这时候他在片中放置的灵魂人物，即莫子仪饰演的霉菌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片中以记者的身分质问为何大家总是要急切地找到原因。

霉菌在片中没有详细的背景交代，但是却以一个类似观察者的角色看待整个事件。唯一的一次涉入，是在阻止詹文杀人时，他冲上前将他打倒在地，不过这场戏也并没有被渲染成一次英雄式的出场，反而放大了霉菌打人打到成魔的狰狞表情。楼一安承认这的确是他的用意，他说：“很多正义魔人自己也不知道你有时会变成了什么样子……。”

楼一安澄清霉菌的原型不是胡慕情，他在片中那种江湖味，其实原型是社运出身的知名记者钟圣雄。楼一安进一步解释：“他（钟圣雄）全身是刺青，你说他是黑道大哥可能大家会相信，说他是记者，大家会吓一跳。他的个性也是有点痞痞的，小莫的部分也是直接跟他当作一个原型，成为那个角色。他有一股愤怒的感觉，他对于这个世界有想要改变的冲动……『你要来协调我的报导，门都没有，不可能，我就是照

干』，他就是那样子的一个记者。”

之所以坚持邀请老友莫子仪饰演这个角色，楼一安说原因只是因为看他演了《台北歌手》（2018）、《亲爱的房客》（2020）全是性情沉郁的角色，他希望借此让他不要再忧郁下去了。片中演员基本上对他而言都是一时之选，他特别点名莫子仪与黄姵嘉，强调这些老班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自己最熟悉，所以也完全放心。

“有一些台词还是他（莫子仪）帮我改掉的，有一些可能还是有点太生硬，不该讲的太白。”楼一安笑着说：“也只有他可以这样子乱改我的剧本，他妈的！”

至于詹文一角的选角，找来了曾以《谁先爱上他的》（2018）入围最佳新演员的黄圣球。在选角之前，他与黄圣球完全不认识，只是发现在试镜就只有他能以一双有力的眼神盯着他，丝毫没有一点回避，而且性格里面又有点些许压抑感，像是有个老灵魂住在里面，这完全符合了楼一安对詹文的想像。楼一安也不否认为了他真的能进入角色的状态，也寄给了一些他个人针对郑捷的观察。



楼一安导演。摄：陈焯辉/端传媒

不过楼一安却也没有将詹文的角色说死，他说詹文还是与自己最为相像。他称自己从小就很压抑，满腔怒

火却无处发泄，是一个愤世忌俗的人。还是当了导演之后，才变更自己的“人设”，学会更开朗地与人相处。但仔细检视内心，或许住着的就是詹文。

这种愤怒的力量最后使他完成了《该死的阿修罗》，楼一安不否认他想灌注一个“中二”的灵魂在这部作品之中，之所以取这个片名，就是要让大家一听还以为是哪本中二漫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与市场诀别，他强调：“我不能再去想观众，但是我又要一直再去想观众。我要想观众的是，观众看到这边可能会想要知道什么？会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会不会想要问说，『那他接下来要怎么办？』但是我不能想我这个题材、这样的故事会不会没有市场，如果这样想，就是没有。”

“有没有票房，我也说不准，但是至少我们是一个观众会进去看，会笑着走出来，会觉得满好看的电影，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楼一安如是说。